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侠义武林

下



★臺灣・歐陽劍

俠義武林

下冊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一章

那是一辆华丽的马车，显然是有钱人家的自用车辆，光线昏暗之中，依稀可以分辨出，四匹白色的骏马，整齐划一的驰行而来。

“准备了！”

高个子的说着，双手和左肩一齐托上插在巨石下面的那枝树干。

矮个子的也作了同样的动作。

于是，当那辆马车驶到快要接近斜坡下面之际，高个子的说声：“动作！”便把树干用力往上抬走……

接着，两块巨石开始往下翻落，起初的速度很慢，然后渐渐变快，才一瞬间，山岳震动，如雷怒吼。

本来滚下来的只是那两块巨石，后来在翻落撞击之下，斜坡上的岩石，一一被撞击脱落，登时落石如雨，势如崩山，轰轰隆隆之声，响震云霄。

下面山路的马车，立刻传出马匹慌乱的惊嘶之声，便立刻被轰隆而来的落石所掩盖。

接着落石之后，又冲起一阵土石灰烟，笼罩了数十丈宽阔的地方，斯情斯景，有如天崩地裂一般，惨烈无比。

这情形一直持续了三四分钟，崩石才告停止，又经过将近一刻时之久，灰烟才渐渐散尽。

这时候山路上已面目全非，地上积石如山，整段山路已不见影子，那辆马车也已不见踪迹，只剩下残缺木片。

又过了一阵子。

矮个子的首先忍不住低叫道：

“老大，我们得手了是不是？”

高个子的比较谨慎，点点头道：

“应该是吧？没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能逃出生路的，只是，我总觉得不应如此容易才对。”

矮个子的兴奋地道：

“这次一定完了，任何人不管多强，只要碰上这种意外，都会来不及应变的，一定被这场落石压扁了。”

高个子的虽然怀疑，却也衷心的希望如此，笑了一下道：

“光在这里瞎猜有什么用？倒不如下去察看一下，不是更能定实吧？万一重伤未死，也可以补上一剑，永除后患。”

矮个子的瞄了支离破碎的马车一眼，皱眉道：

“何必麻烦吧？不管是谁遇上这种情形，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，我们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吧？”

高个子的怒叱道：

“胡说！生见人，死见尸，办事情就必须贯彻到底，怎能为了逃避麻烦，就半途而废呢？万一走漏了其中一个，你我担待的起吗？”

矮个子的连忙陪笑道：

“是，是，老大说的对，我这张嘴就是讨厌，尽说些有口无心的话，惹老大不开心，真是罪该万死。”

说着左右开弓，连赏了自己四个耳光，声音清脆而响亮。

似乎非常的忏悔，其实却不然，反正力道自己控制，早在接触脸颊之时，就已经顿住了，只不过运用了一些技巧，使得声音特别响亮而已。

高个子的却不管这些，依然正色的道：

“好了，别再闹子，时候已经很晚了，还是赶快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处理掉了。”

四匹骏马无一幸免，全部遭到落击毙，就连马车也是面目全非，残破不堪。

两个人合力将埋在马车上的落石搬开，自然特别的快速，不一会工夫，就露出了惨不忍睹的车身。

但是两人一看之下，不约而同的惊呼出声：

“糟了！他们不在？”



“什么？他们不在。”

劲装大汉愤怒的拍案而起，口气冷峻地道：

“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，难道都是死人吗？人不在都不晓得，压死一辆马车有什么用？你们这群板桶，真把我气死了。”

一旁的莲君王妃略一犹豫，才插口道：

“哥哥！你就别再责怪他们了，我方很可能是负责监视的人，不小心被他发现，有了警觉，才弄了一辆空车，故弄玄虚，转移我们的注意，再趁机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潜来京城，进行对付我们的阴谋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龙小岚非常的狡猾多计，精明无比，不容易对付，你偏不信，这下子可尝到厉害

了吧？”

原来劲装大汉就是权倾京城，显赫一时的东厂统领刘文仲，也就是莲君王妃的胞兄，难怪嗓门特别的大声，口气也特别的狂傲。

刘文仲显然正为一连串的失策感到烦躁不已，一听莲君王妃的风凉话后，更是恼羞成怒，语气冷冽的道：

“别说了，说来说去，都应该怪你才是。这姓龙的竟是这等厉害的角色，为什么不设法争取到手？反而叫林日宏那老匹夫拉了去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又何致于落到这种地步？我们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一片基业，才短短的几天工夫，全叫你给败光了，你还敢讲些风凉话？如果不是看在你我兄妹的情份上，我不办了你还怪？”

莲君王妃脸色一变，大感委屈悻悻的道：“我又怎么了？许多的重大决策，绝大部分都是你密派的特使决定的，我只不过负责执行而已，便是有什么过错，也落不到我头上呀。”

刘文仲怒吼一声，激动的叫道：

“你还敢说这种话？是谁擅作主张去算计龙小云，惹来了神龙王不说，还连累了别人跟着糟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莲君王妃顿时哑口无言以对。

刘文仲长嘘了口气，才沉重的道：“你还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？这件事情终究是隐瞒不住的，一旦让神龙王得到事实的真相，我们就得付出代价。光凭神龙王一个就够我们头疼的，如今你又惹来了龙小岚的人，更是不可原谅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孔雀堡的人，必然在暗中支持他的行动，不信的话，马上就会有那边的消息传来，证明本座的说法。”

“岷江双毒”更是一脸尴尬之状，只因两人奉派在莲君王妃身边，就是负责辅佐莲君行动的。

所以，这一连串的败笔，也等于是两人的过失，虽然刘文仲没有当面指责他们，一切都由莲君自己承担，但是不容否认的，依然难脱失职的责任。

老大丁右比较阴沉，脸上既无表情，也不作任何表示。

老二丁左却是个火爆性子的人，心中藏不住话，一见老大没有表示，忙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，都怪老夫无能，未能及早防范，才使情势失去控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假如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取到龙小岚的话，就不用落到这种田地了。”

刘文仲微笑道：

“左老客气了。我知道舍妹刚愎自由，有许多事情都不听别人的劝告，一意孤行，以前就有过这种经验，真不知捅了多少漏子，左老就不用替她承担过失了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怎么来化解目前的危机，才是迫切需要的。”

老大丁右轻咳一声，才阴沉的道：

“统领所言甚是，现在最迫切的事情，就是想办法化解眼前的困境，光是追究谁的责任过失似乎本未倒置无补于事。”

刘文仲笑了起来道：

“右老所言有理，不知可有应付的良策？”

丁右皱眉道：

“兵家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在考虑应付的办法之前，我们必须先了解对方的用意何在？才能针对问题想出方法来。可是老夫非常怀疑，龙小岚明知道我们东厂具有官家的身份，凭什么还敢来自投罗网？他的用意究竟何在？”

刘文仲道：“会不会是想将事情闹开，使皇上得到消息之后，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？”

丁右冷笑一下，道：

“这是必然的事情，根本不用猜，就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这么做。只不过老夫总以为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，孔雀王本人就不是好相与的角色，又有孔雀公主帮他策划一切，更是猛虎添翼，再加上龙小岚这个狡诈如狐的小子，就更叫人怀疑了。

这些人无论是那一个，都不是吃斋念佛的菩萨，绝不会为了这么一个单纯的目的，就孤军涉险的远来京城。”

刘文仲沉默了一阵，才有点恍悟的道：

“听说孔雀堡外，因为目前传出武林二宝的消息后，聚集了三山五岳的江湖好汉，全都各怀机心，想要趁机劫夺，造成孔雀王不小的压力。依右老的看法，会不会与这些人有关？”

丁右“唔”的沉思一阵，才缓缓的道：

“很有可能。龙小岚这小子一定也想利用这些人，故意将我们的事闹大，就可以达到他一石两鸟的计策，甚至于神龙王都可能被他引来，果真如此的话，很可能我们多年布置在孔雀堡的实力，都将岌岌可危，一败涂地。”

刘文仲大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右老可是想到了什么？”

丁右叹口长气，无奈的道：“如今老夫才发现龙小岚这小子的可恶，不但懂得利用局势，甚至于在不利的情势下，也能扭转乾坤，改变局势，创造自我的优势，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密使那边仅存的一点实力，也将被孔雀王所吞没清除，更糟的是，皇上那边很可能已经知道，统领与凤凰使节勾结的事情，这是皇上最不能容忍的，相信龙小岚也不会漏过这条小计

谋的。”

刘文仲脸色大变，惶惶不安的道：

“真有这种可能吗？”

丁右点点头，语气肯定的道：

“是的。密使最感头痛的，就是孔雀公主了，明查暗访都没有结果，倒是折损了不少人，也暴露了不少人的秘密身份，如今敌我立场已转明朗，孔雀公主必然采取反击，是不容怀疑的。至于上一次‘芙蓉山庄’遇袭之时，多少会有不利于统领的证物留下，只要有人向皇上上奏，搬弄是非，统领就无法在东石立足了。”

刘文仲不由得惊疑交加，怨声叱道：

“这些混帐东西，有谁会这么大胆，敢跟本座作对？难道真以为本座这么空易击倒的吗？”

丁可叹息道：“统领先不用气恼，这样完全无补于事，还是早定决策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”

刘文仲像是一下子苍老了一般，无力地坐了下来，道：

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想不到刘文仲英雄一世，居然会败在龙小岚这么一个无名小卒手中，怎么不叫我好恨。”

丁左看了不忍，连忙道：

“统领又何必杞人忧天呢？事情还没有证实之前，我们又何必自寻烦恼？再说，我等一介武夫，本当傲啸山林，自由放任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才不失堂堂的七尺之躯，又何必为了一个小小的官职，而垂头丧志呢？今日失去的，明天再想办法得回来，也许所得更多也说不定，便是最坏的情况，顶多流血五步而已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，大不了二十年后，依然是一个雄赳

赳气昂昂的好汉。”

刘文仲听得精神一振，立即豪迈的笑道：“左老说得好，本座真是太惭愧了，居然这么的放不开真是愈混愈回头了。”

一时之间。众人都意气风发起来，一反刚才时的沉闷气氛神情豪迈的商议着对策，显得朝气蓬勃，神采扬逸。

“咦……”

众人不约而同停止了话题，神色惊疑的相顾无语。

接着便可以清楚的听到，天空中，传来一连串闷雷似的声音，轰轰隆隆的由西南方而来，令人闻之，顿感头昏脑胀，非常的不舒服。

刘文仲紧皱眉头，有点烦躁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大清早阳光普照的大好天气，怎么会有这种春雷的声音。”

「左首先一脚冲了出去，口中叫道：

“出去看个明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一出大厅门口，众人立刻，被西南方向的异常景象所惊住了。

尤其是莲君王妃究竟是女儿之身，天生比较娇弱，首先胆怯的道：“这是什么鬼天气？也不见闪电，就响起了闷雷，还扩散的如此之快，甚至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才几句话的工夫，由西南方而来乌云，已经扩散更大，速度也更快，甚至于原先的轰隆之声，也转为“嗡嗡”之声，噪声大作，响彻云霄。

丁右原本凝重的表情，忽然脸色大变的叫道：

“不好，是毒蜂。”

一句话，立刻引起众人的骚动不安，甚至有人紧张的抽刀

剑戒备。

只有丁右摇摇头，沉重的道：

“没有用的，这些东西绝不是武功所能抵挡得了的，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，只要你们先不去害他们，或许可以全身而退，一旦你们伤了其中一只，必将引来他们的反击，而且是蜂涌而至，直到歼灭了所有敌人为止。”

刘文仲忽然惊惶不安地叫道：

“你们看这些东西不但没有飞走，反而团团的围住咱们，莫非是有意冲着我们来？”

果然不错，毒蜂不但没有继续往东并方向移动，反将面他们的这座庄院围住，连同后面赶到的毒蜂也是一样，渐渐的愈聚愈多，围得水泄不通。

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异动，只有几名企图忽围的人，遭到毒蜂的攻击，毒发身亡之后，就没有人再敢轻易涉险，一个个脸无血色，围得水泄不通。

丁左忽然叫道：

“大哥！依你看，这些毒蜂会不会是……”

丁右凝重的道：“你是说五毒教的‘蜂魔’谷大用？”

丁左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！这些毒蜂居然井然有序的围住我们，既不攻击，也不飞走，显然是有人在暗中役使他们，除了‘蜂魔’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如此。”

丁右神色依然镇定的道：“不管是不是他，目前情势看起来，似乎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，我们不妨暂且静观其变，以免自乱阵脚。”

刘文仲却感到饱受威胁，忧心忡忡的道：

“右老可是认得‘蜂魔’谷大用？何不将他叫出，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本座也不想追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彼此套一份交情，留待日后相见之时，大家好相见。”

丁右叹息一声，神情落寞的道：

“统领不用白费心机了，别说五毒教的人，没有人进入中原，便是真的来了，以他们的乖僻个性，也没有人愿意与他们相处的，所以五毒教虽然闻名江湖，但是也只限于南荒一带，从未进入中原一步，也是原因之一。统领如果想与他们套进交情，岂非是在缘木求鱼，痴心妄想？”

刘文仲一听之下，就傻了眼，神色不安的道：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件事情，就让我来告诉你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一个嗓门宏亮，宛如沉雷一般的声音，忽然自右侧十几丈外传过来。

众人心头都感到一振，转头循声望去。

狰狞可怖，多如蚂蚁一般的蜂群，忽然主动分出了一道裂缝，缓缓的走出一个体型壮大，黝黑如梦，面目可憎的怪物。

四周的空气，仿佛随着它的出现，变得冰冷刺骨，寒风萧索。

“神龙王？”

不知是谁忽然惊恐的大声叫道。

其他的人，顿感头皮发炸，背脊透凉，一股寒意从丹田冒升而起，不由连打几个寒噤。

怪物的形象，不仅狰狞恐怖，令人不寒而栗，而且充满了诡异莫测的气氛，顿时笼罩了整座大厅。

刘文仲虽然胆颤心惊，又不甘示弱，吸了口长气，双手一拱道：“阁下想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神龙王？下官刘文仲，现掌东厂统领一职。”

神龙王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有如电芒一般，静静的凝视着他一阵，才道：

“本王知道你的一切事情，不用自我介绍了。本王只想知道是谁设谋坑陷龙小云的？如今他人在那里？”

刘文仲真有丧胆的感觉，一时之间，不禁慌了手脚，手足无措起来。

丁左首无忍不住的暴怒叫道：“混帐东西！你真以为自己是誰？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。”

神龙王道：“你就是丁左？”

丁左大感意外，愕然的道：

“你认识老夫？”

神龙王忽然狂妄的大笑道：

“如何不识呢？本王一度造访了莲花阁，还带走了一名重要的人犯，还会不清楚你们‘岷江双毒’？”

“好匹夫？原来是你？”

丁左怒吼一声，便侍冲上去动手。

丁右担心老二吃亏，连忙捉住他的衣袖，叫道：

“老二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丁左愣了一下，立即气虎虎的道：“做什么？当然是教训这个狂妄的东西，否则的话，我丁左以后就不能再混了。”

丁右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我看你是在找死，也不看清情况，就想找人拼命？只怕还没有接近，就先遭到毒蜂螫死！”

丁左见他机伶伶的连打寒噤，脸色为之大变。

神龙王未再理会他们，转向莲君王妃道：

“本王已经仔细审问过杨坤了，知道主谋就是你，所以本王只找你要人，只要你招出龙小云的下落，本王负责给你一个好死，否则的话，不但眼前之人，难逃毒蜂螫体之外，你们更将尝尽人间酷刑而死。”

“混帐！竟敢在老地面前，大言不惭……”

丁左怒叱未了，就发现神龙王忽然幻现在眼前，脸色顿时大变，连忙双掌戒备，却已太晚。

一阵轻爆声过后，刹那之间，狂风大作，沙飞石走，情景好不惊人。

丁左只觉似撞上一股无形的海浪，整上身子顿时反向翻飞了出去。

但听“喀”“喀”两声，接连被他撞断了两根木柱，才摔倒地上，口中喷出的血雨，更是飞溅得半天高，夹带着紫黑色的肉块，散满了一地。

众人不禁被突然的变化，楞住了。

丁右手足情深，刚才来不及救援，致使丁左遭难，早已急怒攻心，暴叱一声，寒光暴现，五把飞刀突然齐向黑龙王前胸洒去。

距离如此之近，按说任何高手也无法避过这突如其来的奇击，但是，等到飞刀全数击中黑龙王，不但没有伤倒分毫，反

而如击败革一般，叮叮当当的掉了一地。

便得随后飞掠而来的丁右，大感意外的怔了一怔，才想击出的掌劲，也为之一顿。

高手过招，敢忌分神，丁右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，犯了知己不知彼的兵家大忌。

不知道神龙王如今的形象，便是山魃的化身。混身上下，刀枪不入，中有几处死角可以趁虚而入，此外寻常的后刃，绝难伤他分毫。

就在丁右一怔神之际，一道乌芒又迎面劈来，丁左看着刀势过来，速度不快，也看得分明，虽想闪身躲避，却像来不及反应，直到刀锋到了他面前一丈之处，他的眼中才流露出畏色，身形急速后退。

黑龙王没有再追击，而且已收刀回鞘。

丁右退了五六丈远才站住，才叫出一声：

“好快的一刀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的人自头顶分裂成了两片，萎靡倒地。

好快的一刀，好邪的一刀。

事情的变化太快，让人根本就来不及的救应，就已经结束了。

但是前后的一切演变，每个人却看的清清楚楚，任何细节也没有漏过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使他们百思不解。

丁左的遭遇，完全是在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，才遭击身死的。

丁右的遭遇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
除了打出飞刀取敌，接着又近身追击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只不过接着的变化，就显得叫人费解。

他们只看见黑龙王举刀劈过去，却没有看见神龙王那一刀是如何劈裂丁右的。

唯一知道的该是丁右。

他挨了这一刀后，还能退出五丈，还能说出对这一刀的感受，然后身体才裂为两半。

这一刀实在是不算太快。

奇怪的是，丁右居然像呆楞住了一样，傻傻的站在那里，等着挨刀子。

莫非是中了邪术？

刘文仲半晌开不了口，敢情也已吓呆了。

莲君王妃却忽然神经质的、惊恐大叫道：

“谋杀，这是一种谋杀的行为。”

神龙王突然爆裂的怒叱一声：“住口！本王没有时间跟你们寒暄，刘文仲！你难道想跟本王斗嘴一直到太阳下山不成？限你立刻交出龙小云，否则的话，就是翻遍整座京城，本王也在所不惜。”

刘文仲大吃一惊，知道神龙王真被逼急，很可能蛮干一通的，真到那种地步，别说他是一个小小东厂统领，就是王亲国戚，皇上也饶不了他。

吓得一个哆嗦，才哑着嗓门道：

“这件事情，下官可以人格保证，虽然是舍妹鲁莽行事，下手坑陷了龙小云，但是绝不是主谋，而且也是受人利用的受害者。因为龙小云被我们接出扬州知府之后，半途就被人劫走

了，我的手下全数遇难，同行之人中，只有杨坤侥幸留下残命，最是可疑。因为杨坤变节被我们收买之后，就向舍妹献议，谋害龙小云的一石两鸟之计，却又走漏了风声，使得计划未见其利，先见其敌，我们不但折损许多人员，还凭空树立了你这强敌。所以，我们怀疑杨坤的变节，是否有反间的嫌疑，本想审问的真相，却被你先一步的救走了，对于，这一点务请相信我们。”

神龙王心中的失望是可以想像的，只觉一股怨气难消，恨声道：“就凭你一句话，就想叫本王相信吗？换做是你，又待如何？”

刘文仲又气又恼，却又有点心虚的叫道：“杨坤不是还在你手中吗？你可以仔细的盘问，就知道他究竟隐瞒了多少？只要知道他变节一事，是受了谁的指使，就可以明白这件事的主谋，究竟是谁了？”

神龙王沉思一会儿，才重又抬头双眸寒芒暴闪的道：“刘文仲！本王暂且相信你的话，等我查明事实真相之后，如果你所言不实的话，本王还会来找你算帐的，那怕你躲在天涯海角也难逃泣血魔刀下、斩首分尸的命运。”

身形一仰，似鹤冲天，优雅美妙的投入乌云密布一般的蜂群之中，失去了踪影。

接着又是一阵“嗡嗡”声大作，四周的毒蜂，忽然分成十几股群体，撤了出去。

刘文仲等人，这时才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，立感凉意袭人，这才发现刚才冒出的冷汗，都渗透了衣裳，非常的不舒服。

刘文仲望着远去的蜂群，怨毒的狞笑道：